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臣傳卷十三

宋　王當　撰

宣公三

晉知武子

知武子晉卿也名罃字子羽荀首之子邲之戰楚獲罃而囚之成公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以求罃楚人許之王送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

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襄十年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云云宋公饗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魯有禘樂賔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

晉伯宗

伯宗晉大夫也事景公厲公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汚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晉侯將伐狄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兹益罪也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

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遂滅潞殺酆舒

成公五年梁山崩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也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

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犂焉得畢陽十五年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陽送伯州犂于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

難子州犂有傳

魯臧宣叔

臧宣叔臧孫許也文仲之子成二年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楚伯州犂

伯州犂晉大夫伯宗之子也成十五年奔楚爲太宰襄

二十六年楚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州犂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明年向戍請弭兵楚人衷甲州犂曰合諸侯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乆矣事利而已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昭元年公子圍弑王殺州犂于郟

楚養由基

養由基楚大夫養叔也養叔善射鄢陵之戰潘黨與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及戰呂錡射共

王中目王召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晉師乃止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爲令尹由基爲宫廏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昭公十四年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於是殺子旗而滅養氏之族

晉趙同

趙同趙盾異母弟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邑也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晉於是乎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大夫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髪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户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

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爲殉

贊曰知武子資善而行聞義而服充此可以優天下而況晉國乎伯宗可謂邦之司直矣然處於昬君亂卿之間而以能尚人非保身之道也臧宣叔不敢以無功受名是能世其家也伯州犂智而不知正養叔藝而不尚德藝勝則下智勝則殺身矣

春秋臣傳卷十三

春秋臣傳卷十四

宋 王當 撰

成公一

晉范文子

范文子名燮范武子之子也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鞌之戰士燮佐上軍代荀庚帥以功受三命之服晉師歸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鄢陵之役文子不欲戰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内和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敝而斧鉞不行内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唯聖人能外内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范匄趨進曰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及楚師胥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十七年卒

子匄嗣

晉郤至

郤至字季子晉大夫也郤克之族子是爲郤昭子食於溫又曰溫季成十二年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懸焉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曰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

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捍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十七年厲公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乃告公先

去三郤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玆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壬午長魚矯殺郤至尸之於朝

楚鍾儀

鍾儀楚鄖大夫也楚伐鄭鄭囚鍾儀獻諸晉晉人以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

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使公子辰如晉修好

齊鮑國

鮑國齊卿叔牙之後是曰鮑文子兄曰牽是曰鮑莊子夫人孟子愬牽公刖之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定九年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

之文子諫乃執陽虎文子時年九十餘

齊國佐

國佐賔媚人也爲齊卿是爲國武子搴之戰齊侯使賔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晉人許之十八年慶氏之亂國佐以穀叛齊侯殺之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

魯叔孫僑如

叔孫僑如得臣之子也是曰宣伯得臣之獲長狄僑如也因以名之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僑如通於穆姜奔齊又通於齊聲孟子又奔衛

衛孫林父

孫林父孫文子也父曰良夫襄七年來聘公登亦登叔

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㑹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十四年衛獻公戒文子及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文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之盟于邱宫文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

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會于戚謀定衛也二十六年甯喜弑其君剽林父以戚如晋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禄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禄以周旋戮也

衛蘧伯玉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初甯殖孫林父出獻公及甯喜將納之以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吳公子札聘衛見而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孔子在衛往來主伯玉家孔子亦嚴事之與周老子齊晏平仲鄭子產皆嘗稱之曰外寛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人以善自終此蓋蘧伯玉之行也夫

賛曰范文子釋楚以為外懼何其憂深而思遠也聖人

不畏多難畏無難矧厲公之驕虐邪鄢陵之勝燮歸而祈死有先見之明焉其視欒書直以為糞土矣武子之德不泯哉郤至佗佗輕勇雖暗於防患至戎馬之閒有可觀者焉不幸構於欒書死非其罪猶不忘恭哀哉欒書緝緝以覆郤宗至盈亦不免天理明矣鍾儀幽而見其操君子哉鮑國耄期不倦賓媚人末路荒迷可以觀所守矣僑如無往不淫林父終始悖繆死亡皆有餘責蘧伯玉不與聞衛君之出入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也

春秋臣傳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臣傳卷十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閻澧

謄録監生臣張鱗

春秋臣傳卷十五

宋 王當 撰

成公二

晉趙文子武

趙文子晉卿也名武字孟父朔是為趙莊子八年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是年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賴

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聽臚言於市辯妖祥於謡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

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温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十八年悼公即位始

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襄二十五年重丘之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如晉告趙孟遂約諸侯盟於宋西門之外晉楚爭先文子以叔向之言

乃先楚人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

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

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後亡不亦可乎三十年三月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十月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晉趙武齊宋衛鄭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

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昭元年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

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

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不復年矣十二月庚戌卒先是趙孟語多媮叔孫穆子劉子秦鍼皆知其將亡而醫和亦以爲然孔子謂子貢曰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不違道趙文子之行也

曹子臧

子臧曹公子欣時也麻隧之戰曹宣公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十五年晉侯討曹執曹伯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楚子囊

子囊楚莊王子公子貞也襄八年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明年秋楚伐吳楚師敗冬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

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晉士匄范宣子

士匄士燮之子也是為范宣子襄八年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

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

門閭竇乎惟大國圖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十三年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黶辭曰臣不如韓起起願上趙武乃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

善也夫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叔魚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盍訪之訾祏

訾祏吾子之家老也宣子問之對曰吾子嗣范文子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内外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禄位今既無事矣而非和於是加寵将何治為宣子説乃益和田而與之和二十三年盡殺欒氏之族黨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

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二十五年卒子鞅嗣

魯公孫嬰齊

公孫嬰齊字聲伯魯大夫也父叔肸宣公墓立叔肸非之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十六年聲伯如晉請晉之釋季文子也郤犨欲與之邑弗受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

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禄皆怨府也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十七年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懼不敢占也十一月言之之莫而卒

晉郤犨 苦成叔

郤犨晉大夫也郤克之從父兄是曰苦成叔十四年晉侯使犨送孫林父于衛衛侯享之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

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十七年為胥童所殺郤錡郤克之子所謂駒伯也前十三年晉侯使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厲公作難與犨至同見殺

賛曰余考晉國之名卿若趙成子郤成子范武子韓獻子知武子范文子趙文子魏獻子可謂名卿終始者矣

餘悉不得為全人也美哉文子之烈也寛仁而有禮樂善而下士雖應變經遠非其所長而至誠服義不吝改過有託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文子有焉子臧之辭國非好名也蓋守志者也故君出非吾過君入非吾功歸潔其身而已矣子囊生不誤國死不忽君忠矣范宣子藉祖父之資操彊晉之柄加之揖遜從事六卿輯睦有足道矣然不能察嬖妾亡子之誣私意以逞殺害忠良法峻而幣重諸侯解體范

氏之德始衰焉

春秋臣傳卷十五

春秋臣傳卷十六

宋 王當 撰

成公三

晉魏莊子絳

魏莊子名絳晉卿也魏犨之子絳勇而不亂悼公以為軍司馬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

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絳為能以

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襄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

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晉楚交伐鄭戲之盟晉侯歸謀所以息民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襄十年戍鄭虎牢十一年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歌

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子舒嗣有傳

晉祁大夫奚

祁大夫名奚晉祁邑大夫也十八年悼公即位知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中軍尉襄三年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

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十六年平公即位以奚為公族大夫二十一年范宣子逐欒盈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

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内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乗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子午嗣祁奚辭於軍尉公問代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

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從之沒平公軍無秕政

魯叔孫穆子

叔孫穆子僑如之弟叔孫豹也亦曰穆叔穆姜淫于僑如將亂豹奔齊僑如事敗亦奔齊乃召豹于齊而立之穆姜薨於東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

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

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十四年豹會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穆子穆子賦匏有苦

葉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叔向退而具舟遂
濟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
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
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
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
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

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禄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三十一年至自會見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夏公作楚宫穆叔曰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宫也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宫昭元年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

先焉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是會也季武子伐莒莒人告於會楚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

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趙文子謂叔孫曰楚令尹剛而尚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魯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

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乃請諸楚而免之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穆叔善覲人孫文子並登慶封之汜祭伯有之不敬悉前知其亡為豎牛所惑不食而

卒四年十二月乙外亡季札來聘見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卒如其言初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告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昭四年叔孫卒季孫謀去中軍明年正月舍中軍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毁中軍既毁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諸僖

闕授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晉張老

張老名趯字孟晉大夫也悼公即位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候奄始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之知能治大官若在卿位外内必平乃使為司馬絳佐新軍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

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魯臧孫紇 武仲

臧孫紇字武仲宣叔之子也襄十八年諸侯圍齊十九年伐齊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

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

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紇紇為立悼子而以公彌為馬正孟孫自是惡臧孫而季孫愛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

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臧孫聞之戒季孫怒命攻臧氏紇出奔邾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私請茍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齊莊公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終于齊顏回問于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知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鋭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没而言

不朽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没言立所以為文仲也然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其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設虚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知之難也夫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宋向戌

向戌宋合左師也十五年華元使為左師襄九年宋災

戌有助焉晉荀偃士匄滅偪陽以封戌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二十六年宋公殺其太子痤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與寺人伊戾誣諸宋公而殺之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戌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如楚如齊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二十七年七月

辛巳盟于宋西門之外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二十八年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公遂行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晉荀偃中行獻子

荀偃字伯游是為中行獻子父庚襄十六年會于溴梁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十八年諸侯伐齊晉侯将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将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荀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十月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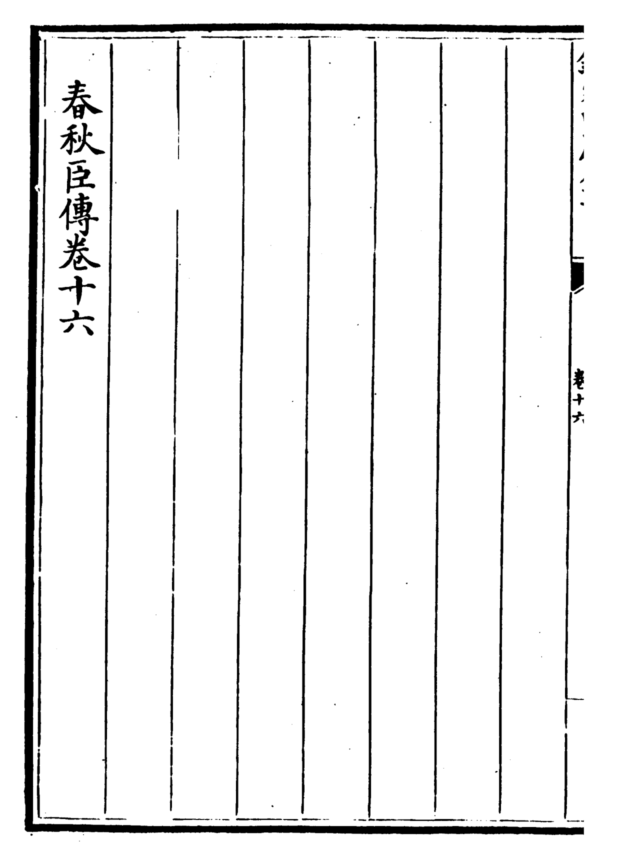
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九年春晉侯伐齊先歸公饗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偃歸濟河病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

夫也

賛曰魏莊子有綏御之才有諫諍之忠内修政事以懐諸侯外和戎狄以佐中夏故能三駕九合莫之與爭雖蒙金石之賞猶不忘戒君子哉韓厥之忠趙武之仁魏絳之忠其後俱有國有由者矣祁奚舉善無私心釋人無私德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穆子質直而好義博聞而强識季文孟獻所不逮也然蔽於所習卒以饑死蓋明於見人而暗於自見哲人之患也季札嘗

戒其不擇人卒以此取禍哀哉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其武仲之謂乎魯人以為聖而無容其身者内恕不及也然知齊莊公之亂而託言以拒其禄此所以為知也無義偃兵造兵之始也向戌無安人之實而欲取名以干賞楚王方死諸侯未背而已先之烏在其欲弭兵也子罕削而投之當矣且助伊戾之譖而殺太子痤也得共姬之賂而稱夫人貪也貪邪自亂也自亂而欲已人之亂妄人也共姬宋共公之妻使賂戌錦與馬先之以

玉戍遂稱之曰君夫人再拜稽首而受之



春秋臣傳卷十六

春秋臣傳卷十七

宋 王當 撰

襄公一

宋子罕

子罕宋司城樂喜也十五年鄭尉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納賂於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

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勿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

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弭兵請邑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左師辭邑不以為怨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

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周劉定公

劉定公名夏周大夫也昭元年虢之盟景王使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

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隷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晉韓起

韓起獻子之子也是曰宣子獻子請老起為卿昭二年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叔向見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以正晉國以免於難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

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

何遹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使趙成如周致閻田歸頹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十六年宣子聘於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産弗與曰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謂子產曰韓子亦無
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
大國也子產曰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
患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
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
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韓子
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
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

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鄭子展

子展鄭卿公孫舍之也父曰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也襄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子產伐陳陳及鄭平明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晉人討衛疆戚田執衛侯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遂與國弱請釋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晉士弱

士弱字伯瑕晉大夫也士貞伯之子是為士莊子也襄九年宋災晉侯問於士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内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鍾離之會齊高厚相太子光於會不敬士莊子曰會諸侯

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昭六年鄭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明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二年諸侯朝晉通嗣君也晉昭公以齊景公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魯季孫宿 武子

季孫宿季文子之子也是曰季武子戲之盟襄公送晉

悼公以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王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襄十一年春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

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十九年如晉拜師晉侯饗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武子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公還及方城武子取卞使公冶問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秪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

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昭五年季孫舍中軍畀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七年十一月卒

魯申豐

申豐魯季氏屬大夫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豐曰彌與紇吾俱愛之欲擇而立之豐趨退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昭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氏問於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禄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二十六年齊侯將納

昭公命無受魯貨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賂梁邱據以言於齊侯遂不果納公

賛曰子罕不貪以為寳幾於仁矣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故遂子蕩削向戌分謗救患乃其優為也劉夏以求后來賜齊侯命周室爵禄輕矣復禹功成王周公之事也而夏以責趙孟非其任矣韓宣子而知任人可謂賢矣至州田之請玉環之市未免有貪利玩物之累焉此亦中人之所常為而春秋責備於賢則可惜也然卒能

畏人自止亦異於人矣鄭介於晉楚事楚則晉伐之事晉則楚伐之不堪命矣微子展則國不國也子展出疆助善内睦其族外交諸侯而守之以共儉信乎其後亡也士莊子父子知足以知得失晉之良大夫也季武子不待君命而取邑不臣之心見矣何以訓後嗣哉楚莊克晉猶不敢築京觀季氏因人成事而父立武宫子作林鍾不度也矣申豐學問膽敏然知守正於季氏而不知效知於昭公失輕重之義矣

春秋臣傳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卷

春秋臣傳卷十八

宋 王當 撰

襄公二

鄭子產

子產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氏曰國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於宣子乃輕幣鄭入陳子產獻陳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何故侵小問何故戎服子產對士莊伯不能詰

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愼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産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産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産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八年秋蔡侯入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産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

曰猶將吏之令還受饗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後二年世子弒之三十年子皮授子産政子産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

其嗣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其大夫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六月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故未見也子產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讓之對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廏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賔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賔從有代巾車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賔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賔至如歸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是吾罪也使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頼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昭元年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
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
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
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
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
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
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
封諸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晋主汾而滅之由是
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
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
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飲食哀樂之事也
山川星辰之神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
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

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
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
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
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
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
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四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
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
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

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七年子產聘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十三年相鄭伯會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

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
和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為人篤
信自守若叔向譏其鑄刑書裨竈之請瓘玉𥛚火韓宣
子求市玉環晉人之問立駟乞竟不顧也然樂于聞善
程鄭卒以然明為賢而問政焉及鄭人議執政然明常
使毀鄉校亦不從也其行法不避親貴故子南子晳之
罪不貸也然萑苻除道在子太叔之廟有所縱舍焉子
皮載幣如晉葬子太叔以幄幕九張會平丘請具行器

以適楚始末以為然卒皆如其言也已雖廉潔不以望人故伯石之欲將欲使之必與之邑至哀死親親尤盡其至若伯有是也故季札一見如舊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毁焉子太叔使其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毁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毁曰不忍廟也諾將毁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毁之則朝而塴弗毁則日中而塴子太叔請毁之曰無若諸侯之賔何子產曰諸侯之賔能來會豈憚日中

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産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吴季子

季子名札吴子壽夢之少子諸樊之弟也本封延陵後封州来故曰延陵州来季子十二年壽夢卒十四年諸樊既除喪將立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

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立吴子餘祭二十九年札來聘通嗣君也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徳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

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

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説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説蘧瑗史狗史鰌

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
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辨而不德必
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説趙文子韓宣
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
直必思自免於難哀十年楚子期伐陳札救陳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時年九十餘

晉叔向

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羊舌大夫之孫悼公以爲傅范宣子逐欒盈殺十大夫叔向弟叔虎與焉宣子囚伯華叔向賴祁奚救而免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子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

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宋之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非所患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

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
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
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
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
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
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十一年秋單

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年楚子干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叔向曰子干在晉十三年晉楚之從不聞達者誰能濟之昔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

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内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孤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懐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晉

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羮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甲戌同盟于平邱齊服也諸侯畏之十四年邢侯與

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巳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

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寛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寛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初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終如其言叔向諒直多益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

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祖羊舌大夫平公問祁奚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取得知也兄銅鞮伯華

孔子謂子貢曰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孔子閒處喟然而嘆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

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其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子食我嗣昭二十八年晉殺祁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顯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

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及魏舒為政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叔向介性不能下人故季札常戒其直尤善觀人周王之責藉叔向知其不終也

晉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樂師也衛侯出奔師曠侍於悼公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

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純門之役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

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平公説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昭八年春石言于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宫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

怨咎及之是宫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

齊晏嬰 平仲

晏平仲名嬰齊相也晏桓子之子崔杼弑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亡乎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巳死而為巳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慶封立景公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宫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先君晏

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及慶氏亡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敢煩里旅公笑曰

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之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三年齊使平仲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

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民無所依其能久乎十年欒高氏之亂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欒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藴利生孽姑使無藴乎可以滋長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邱據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史晏子曰不可君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適遇淫君動作辟違從

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説使有司寛政毁關去禁薄歛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

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

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以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

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
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
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齊有彗星
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
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
國將至何患於彗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

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晏子曰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曾子從孔子之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不遺人以財惟以善言今夫蘭本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也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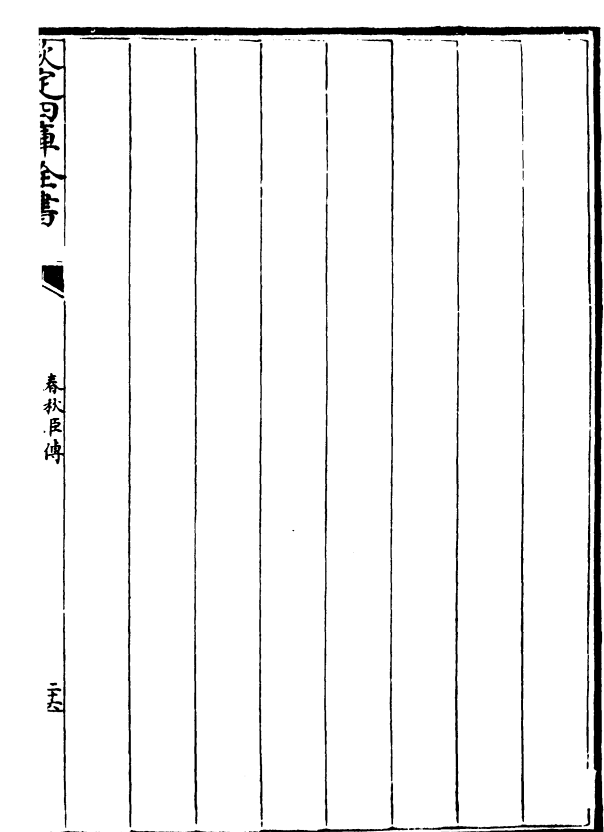
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以其輔之者衆故孔子甞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恭敏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又嘗謂子貢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賛曰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强横之晉楚從容酬酢曾不少屈惟其正而已矣觀其爲國經田野伍井廬服有章

禮有數食其人民而教訓其子弟擇材任能補敝救患號令脩明賞罰不差雖不足以語先王之政亦髣髴其意矣惜乎小國寡民無可行之君不得以肆其志也孟子之聖可謂不待大矣猶以政告齊王而不責滕文公況其餘哉若夫博聞敏識信道篤而自知明以誠正率下不茹柔而吐剛則二霸之佐未之有也季子有高世之識有過人之智觀行而知存亡聞聲而審治亂豈有父兄之教習俗之然哉殆天性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守

在四夷猶信叔向學足以達其理志足以申其學嗟夫不得為政也然晉國資之者多矣邾南之會擁三十萬之衆臨之以威抗之以辨諸侯莫不服從其才可知也且憂而不懼泰而不肆趣已而不德滅德而不怨直諒多聞明於得失三代之士庶幾焉孔子稱子産古之遺愛叔向古之遺直明非春秋之才也師曠之博達庶乎二子之風哉晏嬰為相一言而齊侯省刑諫非不行也然知忠陳氏之逼而不能謀之知惡梁邱據之佞而不

能去之焉用彼相哉至於儉以行已忠以事上犯顔敢諫愛民而下士卓立乎崔慶陳鮑欒高之間而無所從亦可謂賢矣史稱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予常疑焉以越石御者之賤晏子猶禮而薦之況仲尼乎然見聖而不能由聖其道一於愚信有是也夾谷之會嬰實相之齊欲以兵刼定公而害孔子豈止沮之而已哉余謂晏子君子之小人以下士取名而疾善之出乎已是依違以固君驕節以欺世者也齊之不競晏子之罪也



春秋臣傳卷十八